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

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

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食治兵岳池學事不廢草除

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

言繫至 京師台人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曰臣至

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

濟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

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

所終始徐州提時諸將乃樹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

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後故 文皇帝過

徐州望見碑領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对上大怒
趣左右摧碑一再擊擗曰止、為我錄碑來乃按碑
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目擊處得免濟曩者
之祭蓋讓之也

以宋徽為宗人經歷 徵

人嘗建議親藩

謀逆削其屬藉故請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
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至京嘉猷本名鼎
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坐累家徙
雲南姻族無一人顧恤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

與之決別人高其誼後復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
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孝之士至者無虛席而孝孺
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為喜勗之使進乎聖賢之道
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校四川蜀猷
王謂其名字不相蒙乃賜之名曰良顯後以字行由
荐辟入史館為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
燕邸召入居處得其隱情至是以告孝孺其後以請
難師迫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賫書詣燕許以世子襲
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平坐孝孺之黨逮至京師
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以文孝舉人樓璉為翰林侍讀 璉字士連金華人
嘗從宗濂李洪武中以儒士名主寧宣仁壽二縣簿
至是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
侍讀請難師入京師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
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為
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惧受命歸
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毋傷方孝孺耶璉曰我受刑
尚可正累怨累及尔輩耳遂廵間一日自經死
以錢芹為戶部司務 芹字繼忠蘓州吳縣人少負
氣節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于諸將無所遇武洪初辟

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
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
語在傳草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
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陞有警署行斷事從征虜
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瀕卒枕條邊事
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斂葬黃山
以浙江仙居縣李訓導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叔英字
元采台州黃崑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
郊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李俊拜漢陽知縣
高廟晏駕之明年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政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寸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正今鑿可行具曰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農夫之去草急于去病則或傷于皮膚炭于去草則或損于禾稼固自然之勢然皮膚去疾之餘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未幾文廟已渡江都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二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政乃釋泰圖再奔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

命詞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与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宗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于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自經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授祠山道人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取葬之蓋希年六台州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党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上曰被食其祿自尽其心耳乃

置不問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與同郡林右方孝
孺二人友善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
德知州周瑛重脩叔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
寔英所荐嘗為祭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足師
先生之志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一玉其章先生之
行霜雪其光又追祿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
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真足以當之且不
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贛州府安遠縣儒李訓導一員 革濟
南府歷城縣堰頭閘 六月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

局隸甘州左護衛 十五日合金華府濇溪水驛馬

驛為濇溪驛 省雲南府昆陽州臨安府通海縣楚

雄府南安州凡三儒李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

間府滄州長蘆鎮河南東批驗所 以叙州衛左所

官軍置戎縣守禦千戶所 備蠻寇也

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司 二十五日革岳

州府澤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革宣課司副

使置聚寶內宣課司上坊橋分司 調荊州左衛

所官軍于文同中 屯衛 召解縉還京為翰林

院待詔 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
士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 太祖多見納用
兵部尚書沈縉姨其年少諧改御史意寔苦之在臺
以敢言稱久之 太祖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遣之曰
十年後來朕必用汝及期而 太祖崩遂奔喪來京師
時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南
衛吏或言其為左右所中歲餘 帝憐其才召還以
為翰林待詔大見信任靖難兵入首先迎駙馬後為
交趾叅議以漢庶人譖徵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家徙
邊 七月四日草九江府彭澤縣峯山訊鎮巡檢司

湖口縣茭石硯巡檢司

五日燕王舉兵靖難殺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北平
布政使張昂都指揮謝貴彭二死之先是周王不法
廷臣建議凡王府所在更置守臣于是以昂為北平
布政使昂至以掾吏李友直為才託以腹心友直泄
之至是起兵首執昂及都指揮謝貴惟昂不屈死葛
誠、懇六死城中軍民聞變恚據九門城中乃定以
友直為布政司右叅議 今按南京錦衣衛貼黃冊
載校尉潘安拿昂燕山右護衛小旗丁勝從龐來具
殺彭二子家賞紵絲二表裡銀二十兩或曰 文廟

潜邸術士表廷玉相之曰鬚若至臍當戴白帽以王
加白即皇也于是遂有大志建文改元恚致羣賢力
行古道仁声四布民莫不悅復密致廷玉質以人心
所向廷玉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來渡天
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決先是高庙崩諸
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仁
庙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称風痺屢曰遣人
扶掖器臨語莫能辨如是数月乃乞三子視疾朝廷
以遺詔不可乃止明年疾愈來朝由是正道入不拜御
史曹风韶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礼官中乃叙叔

姪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顧
上徐曰是至親饒他自是日晏便殿親愛浹洽矣未
幾復称疾以三子請上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
增壽議之增壽獨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
為王妃故朝廷必謀及之輝祖忠于建文增壽則
厚于文庙也于是三子得还至国後称疾佯狂走
市中奪食物飲酒語言褻乱或土壤或暈仆称日
曷等尝問疾殿中文皇擁紅爐犹呼寒曷嘆息而
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曷勿信防益懈
布置既定乃称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尚扶雙杖臨朝

遂賜宴酒酣進西瓜令校拳斫之以進已而曰水去
不堪取刀割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粹曷下擲杖曰
我何病為尔輩奸臣所迫耳曷不服遂斬之以殉

葛誠

人不知其所以進仕為燕府長史靖

難師未起時王常病中暑四圍皆着火爐犹自言寒
三司官入視病皆惧危駕獨誠告之以不得于上之
故因令人上交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 等言于上
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
其家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予嘗
見其所寄家信戒子之言自分必死而尔等無希富

貴之心此亦持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故贊陳尚書
者謂死陵大節惟公一人不知有又是公也 七月

增置北平府宛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蘇州府

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

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拔薊州擒都督指揮馬宣鎮撫曾濬

馬宣者草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

起宣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与鎮撫曾

濬等閉城堅守及復諭之不一王擁衆急攻宣率兵

出拒王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草

除君哀卹之 初張玉以薊州東 雄鎮外接大

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躍馬可

渡不先定將為後患議未定決薊州都督指揮馬宣

聞交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

于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眾出

戰為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已邗草雲南等府免見關巡檢司衙門雲南府高州

府所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歸化楊林羅次三泊

四縣芹歸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草二十六

處大理府屬太和縣神磨洞巡檢司趙州蔓神寨巡

檢司雲南縣太安倉赤石崖巡檢司浪穹縣風羽鄉

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甸尾巡檢司臨安

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河泊所通海縣河泊所

嶧峨縣治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呂令巡檢

司定遠縣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徵江

府稅課司河泊所陽宗遠河川縣二河泊所廣西稅

課 府稅課司景東府景豐倉曲靖霑益州

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
武丁府稅課司和曲州羅摩跔巡檢司石日縣皆渡
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永摩村巡檢司

江府稅課司通四十八處又安南府大庾縣楊林轟
都稅課局二處 草楚雄府碭嘉縣 增置濟南府
豐濟倉大使一人 是日草沅江府目遠羅必甸長
官司 草雲南黑鹽井鹽課提奉司屬浪井鹽課司
五井鹽課司 為師 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草
丽江府臨西縣 草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草曲
靖府南寧縣 置徵江府泗水縣周峇巡司 靖
淮兵克居庸關俞瑱懷來進攻懷來克之殺叅政宋
忠都指揮彭聚孫太遂取密雲驢兒嶺 北平去居
庸關一百二十里闊跨南北四十里西山夾峙一水

旁沅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
毀破居庸于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往
往降附北克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六城
馬營皆無完者矣 宋忠者始為風陽衛指揮使以
智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
代為叅將以膚功奏草除君尤任之靖淮兵起忠守
懷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已邗靖淮將指
揮徐安等敗瑱拔其城瑱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
守 太宗曰非尔等所知當以智取難以力論力則
不足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來忠輕躁寡謀

狼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
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
來先是護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尔等家在此
平城中皆為燕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為報仇將士
聞之或信或否燕王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旧用旗
幟為前鋒衆遙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弟無恙相呼
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奔餘衆倉惶列
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
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遂被戮忠子謙
鎮南指揮充軍尋賜死年十六 彭聚以都指揮与

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与都指揮瑱皆
見執聚太力戰死之為請唯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
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將卜
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衄雖有大
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
卜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為萬所制 太宗設奇乃詐
貽卜萬書盛稱獎萬而極抵毀亨緘識牢密召一卒
飲之酒且賞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与萬其同獲
之卒窺窺之間守者曰遺婦通意故得賚厚卒跪告
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

如所言為請遂俱遣而不与賚者終不平至發其事
刘真陳亨搜卒衣得与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
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

戊靖難兵破遵化指揮僉事鎖住降 鎖住本朔方
人魁梧英敏仕元為樞密断事国初降附馬兵長隸
与武衛洪武乙丑正月 太祖夜夢一人長身廣眉
器宇弘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对曰鎖住
次日即命羽林百户潘雄宣訪得鎖住引見 上熟
視状如所夢將軍未几從軍北征屢立征功俾守太
寧前衛已之調守遵化縣練兵龙山之陽北兵既破

州乘勝度石門趨遵化夜入其城守將拒戰死鎖住
遂降俄与其子祥俱戰歿 太宗官其孫榮為指揮
同知 戊子草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草
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庚辰靖難兵攻永
平指揮郭亮陳旭趙葵以城降兵自遵化移軍而東
豐潤玉田昌黎樂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
事趙葵以城降旭遂從北將徐忠等分兵攻克深河
轉攻密雲皆下旭全椒入靖難後封索陽伯葵虹縣
人洪武中任虎賁百户築城沙漠改官永平後封忻
城伯 增置思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

殿成改謹身殿為正心殿 先是于乾清坤寧南北
二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名曰
省躬命侍講方孝孺作記 十六日草漢中府沔縣
以縣屬黃坦金牛順政栢林青楊楊平六縣驛改隸
慶城縣 詔京官還宜納官內勘合 吏部考功員
外盧義言在京官給解省親俱于應天府給引有失
體統合照依丁憂例于吏部給勘合定限回銷詔從
之 遺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
告天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
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丹之親屢

謀僭逆去年周廢人楠潛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
皆與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止正楠罪
餘不問今年齊王棹謀逆事竟推問犯者又言與燕
王棹湘王栢同謀大逆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
死棹已廢為庶人朕于燕王于親最近未忍究其事
今乃稱兵犯關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征
討其罪咨尔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
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叙州
府戎縣守禦千戶王瑁招安萬里菁首賊王倬等三
百處 八月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贛榆縣蒹水鎮巡

檢司為大興庄團巡檢司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已
已革除陝西行都司西寧衛遞運所 已酉征虜大
將軍耿炳文率師次于真定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
河間都督潘忠楊松以兵次于冀州遂遣兵進次雄
縣 庚戌革紹興府上虞河泊所餘姚縣河泊所橐
盆河泊所蕭山縣河泊所 甲寅諸軍與靖難兵戰
于月樣橋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聞雄縣被
圍引兵謀知伏于湖忠渡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歿
諸軍不及戰登城大罵而已 乙卯革池州銅陵青
陽石埭東流建德五縣稅課司 革武昌金紫砢鎮

巡檢司 戊午革衢州府常山縣草萍驛 庚申革
杭州府南城河泊所 都督徐真及靖難兵戰于大
王庄敗績癸亥以田州府府屬思州直隸廣西布
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學訓導一員 革淮安
府清河縣白萍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禮官曰今後
荐新的品物教太常寺若一員官常州聚寶門外太
常司官處報知合行荐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
貨賣毋得因而作弊刁蹬留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
重罪恁禮部出榜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難
兵戰于真定敗績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

軍都督審忠左都督碩忠誠皆被執炳文入城靖難兵
攻之不克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
滁積功為明威將軍提督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
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于宜興君用賈
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眾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
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
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
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
就擒論功召見戰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
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

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
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王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
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太兵追虜兵于北黃河
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鏹五萬錠鈔二千錠伴造
夙陽 其先塋而追 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
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提兵討至二十七年始克
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
一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難兵起其後年九月命
炳文大將軍印自遼東率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
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鋒至雄

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
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虛寔
遂長驅至真定壬戌靖難將張玉朱能潭淵來戰炳
文大敗幾為所擒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十萬
十月復與能戰皆潰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竇
忠碩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
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于戰至是敗覆 建文
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開
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沒于陣時年六十有五子璿前
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草除中為駙馬

都尉璿為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
與江陰使吳高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人權尚寶卿
後皆獲死 李堅懷慶武涉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
尚太祖女大名公主為駙馬草除君即位公主進封
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棗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
燕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
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為
所擒燕將丘福攻堅：墮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
駙馬也勿殺遂生擒之以獻 太宗謂曰尔至親也
今至此尚逃罪乎送械北平遂道死姑蘓王琦謂堅

沒于王事子莊見省當襲爵公主犹在悞禍至納其
詰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
志又載堅為郡人与李讓同時為駙馬都尉而讓婦
附 太宗為之宣力要之堅寔河南產焉 陞六部
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郎 刘儁僉押當以勳
合為正遣曹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北伐
李景隆泗州所昭縣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為
開國元勳追諡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
月襲封曹國公 上嘗書体尔祖祿忠孝不息八字
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韋布有名者若天台

林右輩皆與交遊草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
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宗靖难師起命為征虜大將
軍帥師往伐賜通犀帶餞之江潞遂乘傳至德州收
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
間 太宗語諸將曰九江秦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
厲而中餒忘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曾見戰陣而以
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
雄為用不過將能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兵五十
萬趙括之敗可待矣時復台報者問景隆軍中事上
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

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平早寒卒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行糧馬無宿蒿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趣利三也貪而不洽智信不足氣盈而復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誼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而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永平兵少太宗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蒞攻非策之善

兵出在外奇變隨用且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蒞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奔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十一月景隆引兵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林堪大敗匿不以聞明年二月癸亥景隆致書太宗辭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胡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平先是朝廷命中官賚璽書賜景隆斧鉞俾蒞征伐渡江忽沉于水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六

奔还朝臣多請誅之 帝不從靖难兵渡江後令總
領東城兵馬卒致開門之禍永樂初太師寵賚莫比
明年周王以受賄聞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
以有今日 文皇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
耶景隆語塞閣門幽閉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
配云 世傳李文忠与張臘榻友善張嘗以斗笠蓑
衣為贈曰汝家有奇禍絕食時令人披戴仰天呼張
仙當有應至是一老漢尚記其語携以入居數日未
有旨給糧家大困乃仰而呼平地麥出成穗採之可
食藉以全活云 詔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參贊李景

隆軍務

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以

孝行被旌尋受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乙丑上疏欲墾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後慎選奉惜名器
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以議

矣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後

上既登極

詔至魏上表稱賀大意謂先帝傳伍嫡長大居正也
復奉下武詩繩其祖武為体五始之要未几復上疏
言事一曰欲弱藩王之权云云書奏不報既而知州
王欽辟奔入朝九月乙卯吏部言魏失伍詔还貴州
靖难兵起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而滅之欲三叔

武唐自悔而脩耳今某不執命將討之易皇上好生之心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曉以天命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復守分土至是景隆出師詔魏參贊魏遂上書 文廟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皇帝升遐天子欽遵遺制嗣登寶位誕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莫不願立于朝而忠其事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待也忽聞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意何出令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勇執言伏羲以順討

逆焉有不勝臣竊迹品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挺身自投願效一策蓋以為逞一二之欲而覆百萬之生灵豈仁智之為哉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奉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者臣宿許 太祖殞首結草豈有要求哉且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乘元亂提一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寔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為不熟何以一朝

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為仇敵其為先帝之累何如哉昔周公遇流言之謗即避居東若使大王聞疑謗之言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諛邪離間之口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馳檄與兵侵襲彊守所以任事者得藉口以為大王假誅左班文臣寔欲效漢之吳王倡六國以誅錯為名也孟子云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臣恐奸雄豪傑乘釁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帝不能辭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孫武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雖今數

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之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不祥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今大王兵士大約三十萬衆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猶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保終身因迫而死于殿下乎蓋屢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洒泣流涕大王若信臣言以為質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宥大王及軍民士之罪用脩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

矣大王執迷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為此僥倖不可成之悖事臣不知孰優也况太祖大喪未終毒與師旅恐与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徃庭矣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天下不無篡奪之意幸而得成固中大王之後計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倘有蹉跌取訛萬世于斯時也追論愚臣之言其可得乎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奏不報魏又假周公援引詩書反覆幾千言末云今殿下論親之最長最矣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尚美矣惟我朝家業同周室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吾皇上守城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魏白髮書生生死不惧者久蒙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披露肝胆大陳義理之辭如果賜死九泉之下得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不以藉口矣書奏又不報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降已而遇督餉參政于臨邑時序端陽酌酒同盟遂協謀固守濟南大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處壬午夏聞京師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

戊辰朔監祭御史韓都上書 奏為机密事臣聞人
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 陛下講之有素行
之方駕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
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
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彼
雖可廢而 太祖之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
也父叔之恩不可虧也 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
孫為天子而厥弟厥子遭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
臣每念慕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
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

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于此
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
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
周王父子流離播迓有甚于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
唇亡齒寒人々自危理之常也矧周之既 湘王自
焚代府被推而奔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
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奔兵厥今
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
之國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
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經營幾許而軍需猶

是告乏糧餉猶是不給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惟懼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現彼其功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断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誠不察此愚臣以為不待十年必噬臍之悔矣臣至愚感恩甚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與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卒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亂反正以厚

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革兗州府東平金線關口巡檢司又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檢司為潘冢口堆巡檢司 遼東總兵官都督耿猷帥師攻永平府不克 乙亥革廣寧中屯守衛于廣寧中衛 丙子革池州府東流縣吉陽鎮巡檢司 增置肇慶府陽江縣丞簿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直隸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為武平馬驛 己丑改鞏昌府會寧縣青家驛巡檢司為古城巡檢司 徵謫戍官伏離等入京復為指揮僉事等官 李景隆次于德州徵謫戍武官赴德

州搵備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州聽搵
十月五日辛丑草四川行都司利濟驛 壬寅草會
州衛河南驛請難襲大寧入其城都指揮朱鑑死之
總兵官都督劉貞遁還京師 癸卯置雲府昆明縣
儒李 增置平陽府置宴庫大使一員 甲辰草國
子監博士李正李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戊申改
贛州府南橋堡巡檢司為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景
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壘于九門 壬子
增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難兵襲執寧王權
三衛官軍總兵官都督劉貞遁還京師守將都指揮

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亨等降遂以其衆歸或記曰
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患之先是
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隸護衛官軍相与
懽甚大寧領朵顏三衛多胡人精銳不靖而戌卒皆
中州迂徙之衆北方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至是
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千餘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
告以窮蹙求為和解寧王信之遂單騎入城執手大
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
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
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戌卒皆

從大寧城空靖難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廟善戰寧
王善謀一時章檄令諭多出其手嘗有事成中分之
約後京城平寧王欲建國遂上奏乞巡視許之寧王
出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廟聞之大怒詔禁飛旗治
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恚屏從兵与老弱中官數人偕
往南昌称疾臥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政司為府屋
舍無所更武廟殿閣尚黑云寧王既得請遂放志神
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為
摠兵官北平北人大寧王盡以護衛官軍之北平
意貞亦降籍其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还

京師家人遂得釋大寧在喜峯口外石惠州地國初
設大寧行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為声援自後棄
大寧与朵顏諸虜都司迂保定而東邊遂失一藩籬
矣貞女為 文廟昭順德妃 甲子省順慶府蓬州
儒李訓導三員營山縣儒李訓導二員 乙丑改貴
州思州府平溪馬驛 辛辰州府沅州便溪水驛改
令水驛為便溪馬驛 冕州水馬驛為冕州馬驛 以
開封府睢陳歸德三川直隸河南布政司 丙寅省
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備征
十一月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戰于鄭村埧大

敗壬申景隆還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難兵
入城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
文廟東出遂圍北平刑部郎中魏校日景隆號令戾
明莫敢違初圍北平築九壘于九門又結九營于鄭
村堤親督之以待 文廟之還令壘營人各為戰非
受令不得輕動 文廟謀知之遂志銳攻一營殲
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宵
遁翌日九壘猶固守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
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丁丑改四
川鹽課提督司屬黑鹽井白鹽井鹽課司隸會州衛

軍民指揮司使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課司隸鹽
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己卯改四川寧番衛大寧場
鹽課司 庚辰革延安府葭州稅課司 辛巳革池
州府貴池縣李陽河巡檢司 癸未改曲靖府南寧
縣白水關馬駟隸霑益州 壬辰改福建寧德埔材
批驗鹽引所于北茭批驗鹽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
泰復以茹瑄為戶部尚書 罷太常寺卿黃子澄
時以文廟表列子澄等罷之 革平夷衛 李景隆
復聚兵于德州軍聲復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
景隆軍 陳性善名復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

秋魁鄉試列名上第臚唱時上見其凝重屬目久之
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賜進士第出身
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亮
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現象玩占
于石室中從驛詣闕上之上簡精楷者數人入便殿
繙錄性善預焉 上天威嚴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
掣肘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妍

上嘉悅令賜以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淹留竟日家
人以為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起拜禮部左侍郎
荐達薛正言輩前云河南布政司使韓宜可方隸謫

籍亦以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已
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 賜之坐問
以治天下之道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善感知遇
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免輒為叔奸所更改
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
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戾陛下無
以信天下矣未幾文皇帝入靖內難上命性善監李
景隆大戰白溝河敗績与大理寺丞彭与明欽天監
副劉伯完指揮王賀等皆被執以婦縱遣之性善服
朝躍馬入于河以死詔加追戮徙其家屬于邊後悉

赦之还邑人吳源為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
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通運所歷城縣龍山通運所
鄒平縣青陽通運所青州府安平縣清河通運所
河朔渠丘通運所渠丘縣益都縣青社金嶺鎮二通
運所昌樂新興通運所新興縣 庚戌草烏撒軍民
府在城 二通運所 甲寅增置管繕虞衡司主
事各三人 戊午草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淮兵攻廣西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
運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 改威武衛為
濟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朔隸堯源縣 置重慶

衛石柱宣撫司監關巡檢司 遣都督瞿能將兵伐
北 岷王梗有罪廢為庶人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草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蓋州等衛軍宴廣
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
編發給賞有差 薊州衛鎮撫曾璿謀起兵还朝不
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改牧馬者
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永樂元年封 寧為永春侯
世襲宣德間止授指揮僉事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
官軍于營州衛 衛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还結
盟報効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

發回天下衛所軍士死亡籍止一人者放為民此當
在三十一年 以礼科給事中鉄鉉為山東叅政
鉄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礼
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断事奏对祥明 高庙
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决者必以属鉄
鉉鉉文庙潜邸時有訐違法状者召至属法司問之數
日獄未成高庙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
之未几擢山東布政司叅政庚辰靖难兵起曹國公
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露
集山丘未嘗缺乏既而軍敗南奔与叅贊高巍相遇

子臨邑遂協謀固守济南被危月餘不下城有被攻
破者輒完之以計詐降開門板侯其入下之幾中其
計靖难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
白銀練幣封及三代鉉入謝 上賜宴陞布政司使
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搃天下兵文
庙踐祚用計擒之正言不屈令其一頽終不可得去
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体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
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踰年八襄並
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南編伍 七歲鞍轡
局充匠尋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棣謹奏為報父

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言也臣聞天下至尊而大莫君與親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當盡其禮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當然也故臣之于君則止乎忠子之于父則止乎孝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人之類也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為臣子既不可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報乎禮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以不報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藩屏諸王曰

我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來見我年老慮

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病久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

不知 父皇果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勿救以至

于此大故也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不

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禮日三日而殮俟復生也今

父皇不一日而殮禮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

而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終發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

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禮乎禮日天子七月而葬今

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臣以此禮不

知出于何典今見詔令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
葬以燕人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 父皇
賓天葬礼未期即將宮殿拆毀掘起池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况陛下即位之初嘗諭普
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
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 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人
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同心不守法度便
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
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 陛下聽信奸臣齊尚書等

之言即將祖業拆毀与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
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
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
日嘗与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
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
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尔故我今日蓋造
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後為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
苦軍民也今將祖業拆毀礼乎臣于父皇賓天便欲
詣闕究問恐彼外人不知者以為臣有他心犯陛下
也故不出一言吞声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

朝左班文臣齊尚書黃太一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皆我太祖皇帝誅不盡之餘党又行結
搆為惡以陛下年少寬容每用巧言欺惑受亂祖法
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
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負朕垂
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享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欽
戒之哉齊尚書嘗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
節廟亦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
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煅煉令
其誣王造及此何禮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搵練

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
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
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教不拘又云凡王入朝
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
繁重斟酌從行者聽之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
鮮明整齊以杜臣民之覲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
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
歲訓將練兵驗是週迴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
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衆勅後書曰洪武二
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門天

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規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收親目之後發行故勅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為一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克搽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來詐傳聖旨使令惡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來謀殺臣、為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等了當已嘗具本奏聞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候

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齊尚書又行矯詔令長吳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之來攻北平臣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炳文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審忠顧成都督指揮劉燧指揮成等了當奸臣齊尚書出榜令軍罵燕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賊父子是罵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如此無禮其罪當何如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曾國公李景隆搃兵令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殺臣、不免親帥精兵共行殺敗李景隆等夜遁而

去若是如此忝尚書等必欲殺吾 父子孫壞我
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溷天下此等逆賊
必不与之共戴天不與 父皇振得此仇臣縱死亦
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 皇上陛下憐 太祖高皇
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創業分封諸子今陛下
聽奸臣之言 父皇賓天未及期年將 父皇諸子
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賜仁慈苗我 太祖皇帝一
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
必欲殺臣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眾俱是舍死忘生
之士報我 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

父子孫盡力効忠于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
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眾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
体大上好生之德莫駭無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
恩莫大焉復請陛下但是 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
人并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營办葬事及監拆宮殿
等官奸臣忝尚書黃太卿應有左班文武等官發來
与臣軍前究問欽願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
聖心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
下听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帥精兵三十五萬直
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 父皇之仇人臣必不

与之共戴天臣若不得與 父皇報得此仇是臣為
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豈人之類
也

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長隨內官

一太醫院官 一禮部官

一葬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拆毀宮殿工部官內官

如上逆黨一二如數發來臣軍前究問的實即行差

官費押司具本奏聞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奸臣

齊泰等來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里臣冒瀆天

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棣頓首稽首百拜昧死謹

具奏聞 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臣棣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令旨為報父仇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

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 父皇 太祖高皇帝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

誕敷聖澤廣被萬一邦弥扇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

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

可謂道通遠古德齊前聖虽漢開國之君豈能企及

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立為太子餘子
無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為
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皇太子薨逝秦
晉二王相繼而卒我 父皇慈念皇太子蚤逝立其
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
日不幸 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王^位然我眾王不敢
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死言何因則
欽尊 父皇明命不敢為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至
矣然而帝王^年幼冲即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貪墨猾
吏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計蔽

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喪制不孝于祖不親
政事崇信奸回放出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
穢德怒于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災其
上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虫遍生於隴畝
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
弱臣強地必震動臣下擅权則上為不寧而受怪生
焉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宗
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能以理下
不相親也崩山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公輔之象賢
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是^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

必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室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諛言殺正人蝗虫遍生隴畝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虫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虫食苗節佞臣在位則虫食苗心任用奸邪則虫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此此皆齊尚書黃太鄉左班文職等官諛佞恣行不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滅親王為心以致災異如此先是 父皇有病符勅宣我第四子來奸臣齊尚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于 父皇疾革數問

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臣齊尚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父皇有病焉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 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于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歛禮三日而歛冀其復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于中殿七日即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此之速也余以禮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已其可痛也已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与庶民同也礼乎非

礼乎况 父王賓天葬礼未具即毀拆宮殿掘地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况 帝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又云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猷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在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上位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与詔旨 太祖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与我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尔故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帝者饗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毀礼乎及齊尚書嘗奏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礼及奏事將百户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及此何礼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

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王凡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有間暇則遍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隨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時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巡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始使奸邪難以口舌惑听勅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現

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炆親目之發行故勅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欲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書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而 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故土未乾後母盡妻之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其宮人悉配于軍士于湘王無罪聽諛臣之言賜其宮焚

死齊王無罪又聽諛臣之言降為庶人拘囚在獄護
衛侍從人等盡皆撥散及乎岷王又聽諛言左班文
武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
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漳州烟障地面祭想齊尚書黃
太卿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 父皇之子孫報
其私仇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 父
皇能有几多子孫受被之害能消几日盡痛心疾首
豈勝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
為北平都司官張昂為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
用心秋許來謀殺我于六月將軍馬圍住外牆柵木

截我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上軍士披甲執仗
鐃鼓叫呼聲震城野使人在城坐食惶惧不安我亦
可耐之至七月十五日來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
城當日有都指揮張信來透消息為保性命不得已
于未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
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安
懷安宣撫前衛軍馬一萬前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
軍馬來攻北平予故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懷來
于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
到逆賊宋忠都指揮孫太俞填等尽行殺死餘衆悉

降八月奸臣奔尚書等又矯詔使長吳侯耿炳文等
領軍馬三十萬前來營縣真定期會各募軍馬來攻
北平不免又行親帥軍馬往彼逃敵于當月十六日
破雄縣斬者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
忠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吳侯耿
炳文所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良馬二
萬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
軍審忠右都督顧成何 都指揮劉遂衆降威省喘
于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璈楊文將遼東軍馬來
圍永平我親騎士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

高等聞風夙夜遁逃奔以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都
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乘降所有逆賊朱鑑萬 凌
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貞陳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
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
營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遁去太寧遂平奸臣奔
尚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文子父是罵 祖与叔父為
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奔尚書等如此無理其罪當
何如哉未幾奔尚書黃太卿奸臣等左班文賊又行
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
餘萬于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

謂天下官軍何不念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
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幸哉故我仰賴祖宗積
德之深于是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
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衆降者咸咸
宥歸於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
克捷比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憐
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為也余
想奸臣齊尚書等必欲害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
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
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

其祖為惡至于守謙景惡不悛降為庶人我 父皇
思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為靖
江王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
遠也周齊湘代岷五王皆 父皇親子縱有惡亦當
寬恕何況無為惡之寔迹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
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斬風聞王有大
故亦無寔迹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
書左班文賤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為惡而遂至于如
此使我衆王日夜憂愁飲食睡夢不遑寧處况予自
父皇賓天以來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

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來殺
我願余虽匪才乃 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
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恭居中土之長禮曰父
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奔尚書黃
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不報得此仇縱死亦不已
矣故用欽遵皇 祖訓法律內一條躬行率領精兵
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賊奸臣獻俘于祖宗神明令受
非常之刑上以政其君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王基
業以永萬世豈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
正而為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
示普天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
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賊奸臣邪大逆不道我 父皇之
讐為子者其可不報乎故諭





